

恍若你在场

黄荟儒

浑河的冬天总是很冷，2026年1月23日，风尤其大。那天，阳光明明亮得晃眼，手机屏幕上跳出的消息，却让我的世界瞬间坠入冰窖——我的班长金城龙，那个永远带着温和笑意的大男孩，为救掉进冰窟窿里的人，倒在了他曾无数次路过的浑河里。

他才26岁，是我们辽宁中医药大学2018级的学生。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我离校搬行李那天。他笑着帮我拎箱子，还是那副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我以为那只是无数个普通告别中的一个，以为过了这个寒假，开学了，我们又坐在同一间教室里，还会像从前一样背着那个大大的书包走进来，然后我们对视一眼，笑着说一句“好久不见”。

记忆里的你，永远背着那个鼓囊囊的大书包，笑起来眉眼弯弯，像春日里最温暖的光。冬天早上冷，你会悄悄给全班

女生买暖宝宝；军训场上烈日灼灼，你自掏腰包买来的雪糕，甜凉了整个盛夏；夏令营里损坏的推车，是你蹲在地上许久，指尖沾着油污一点点修好；课堂上擦得一尘不染的黑板，实验课上永远被你抢先揽下的重活，还有那本用胶带反复粘贴、却依旧字迹工整的笔记本——你對自己节俭到极致，对他人的善意却从未设防。

后来我才知道，那些你从未提及的过往：一次次无偿献血的记录，一回回默默救人的善举，原来这个总把“没事”挂在嘴边的班长，早已把奉献刻进了骨子里。你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英雄，只是我们身边最寻常的微光，却用日复一日的琐碎善意，温暖了整个青春岁月。我们习惯有这样一个班长，习惯到忘了认真说声谢谢，直到再也没有了机会。

浑河边的风很大，吹得人脸上生

疼。我们站在那儿，手里捧着的菊花被风吹乱了，泪水也被风吹得四散。有太多遗憾了——遗憾没好好谢过他，遗憾约好的饭凑不齐了，遗憾在他最需要力量的时候，我们没能在一旁。

你是我们的班长，是我们的朋友。你就是我们身边的雷锋。

我们想你。

但你知道，你从未真正离开。你没走完的医路，我们在走；你没完成的救助，我们在做；你留下的善意，我们正用手接过来，再传出去。这大概是我们能为你做的，最好的一件事。

春天开学，学校为你举行了升旗仪式。屏幕上是你的笑脸，课堂里还有老师提起你，我们宣誓时，总觉得你也在。你总说“无名无利无悔，有情有义有祖国”，这句话，现在刻在了很多人的心里。3月5日，学校排演了一场有关你的

戏剧，叫《生命的回响》。台上演着你从小到大的故事，台下你的父母静静地看。很多人哭了，很多人在鼓掌。后来，这部剧走进其他学校，我想，一定会有更多人记住了你的名字。

浑河的冰早已化了，两岸又有了绿意。身为辽宁中医人，我已接过你手中的接力棒，在漫漫医路上步履不停。课堂上，我潜心钻研岐黄之术，铭记你“勤学济世”的初心；实践中，我随身携带急救包，担起你“救死扶伤”的使命；公益活动中，我主动参与志愿服务，传承你“无私奉献”的品格。好像这么做，你就还在我们身边。

风还会吹过浑河，河边的你来了又走。但你不一样，金城龙。你成了这条河的记忆，成了我们这代人的印记。你活成了春天本身——每年冰雪消融，草木生长的时



布谷声声

(组诗)

北君

期待

整个春天就要到来
我已听到窗外布谷鸟的呼唤
其实我已睡了很久
整个冬天都在不安中期待
经过那双粗糙的手掌精心挑选
成为其中幸运的一粒

其实我已听到第一声春雷
燕子衔着春风送来口信
地下蠕动的蚯蚓发来邀请
墙角的犁铧发出异样的响动
一种莫名的兴奋与躁动
在这个春天开始蔓延开来

其实我已站在春的门口
听到垄上耕牛“哞哞”的叫声
嗅到犁铧翻动泥土的气息
我在掌心耐心地期待
是的，那激动的时刻已经到来

提醒

我们谈到杏花春雨、倒春寒
谈到了今天的谷雨节气
楼前的杏花，又谢了几朵
咋就听不到布谷鸟的叫声呢

母亲自言自语，面向窗外
都说人勤春来早，谷雨种大田
那可都是咱们乡下的事儿
如今城里孩子哪知道这些呢

我就说，乡下布谷最知人心了
播谷——播谷——播谷——
一定在房前屋后鸣叫着呢
那是比乳名更亲切地呼唤
是在提醒，明早就赶回老家播谷
乡下还有咱一亩三分地呢

家书

那时一只布谷斜穿过谷雨
的鸣叫，
迫使地气氤氲着上升
催动垄上加快播种的节奏

在一阵紧似一阵的点滴芦声中
扶犁的父亲手握的鞭子
高高扬起，又轻轻地落下
老牛埋头加快了步子
布谷声声如梭，密织着谷雨
织出一幅农家春耕图

而一只布谷就是一封家书
飞过农历，飞过午后的干草垛
飞到我家居多年的小城
在一场逼近的谷雨中
口里衔着一粒陈年粮种
从窗口找到那个一夜未眠的人

回乡

这个时候我总要回乡
迎着四月的风或四月的雨
不用都是咱们乡下的事儿
不用牛背上的牧童遥指
小路会从那串深情的叩问
认出我的乳名

这个时候，步履蹒跚的父亲
总会有意无意地
出现在我回家的村口
白发苍苍的母亲，手遮额头
久久地守望在老屋的门前

四月，总有一条亲情的路
从内心出发
播下种子就会生根
插上柳枝就会发芽
种菜相思就会开花
从城里到乡村，从人间到天堂

奶奶的嘱托

张洪霞

那日，在去往白狼山的途中，我搭乘的客车环在了服务区，在焦急的等待中，一位好心的大姐让我上了她的私家车。在车上，她问我去白狼山是游玩吗？我实话实说，说我要写一本关于抗战题材的小说，趁这次清明节假期，去白狼山烈士陵园祭拜英烈。听我说完，大姐向我投来钦佩的目光。她说她的老家就在白狼山脚下，她小时候就生活在那里，是奶奶一手把她带大的。她说现在每年她会抽时间回来给爷爷奶奶和小姑姑上坟。她侧过头，看了我一眼，说：“其实我小姑姑也是英雄，最起码在我心中是。”说完，她笑了一下，又自顾自地说：“按现在的说法，我小姑姑就是见义勇为，她救了别人，自己却掉进了冰窟窿中……”

那天，在下一个服务区休息时，我买来两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坐在窗边的卡座上，大姐给我讲了那个感人的故事和她了解故事全貌的过程……

“一大清早，奶奶领着我走在山路上。路两边的花草树木郁郁葱葱，晶莹的露珠在草尖儿、花瓣上滚动，花儿半张半合，好像刚睡醒一样，在微风中伸展着柔软的腰肢。看着那些美丽的花儿，我挣脱了奶奶的手，跑去采花，一边采还一边问奶奶：‘姑姑喜欢花吗？’奶奶说：‘哪有姑娘不喜欢花儿的。’

“穿过一片树林，就看见了小姑姑的坟墓。到了坟墓前，奶奶放下编筐，从里面掏出油饼、蒸馍，把它们整齐地摆放好。我把手里攥着的一束花放在了食物中间。

“奶奶红了眼圈，嘴里叨咕着：‘老丫头，娘又来看你了。’打我记事起，奶奶就常领着我来给小姑姑上坟。

“那天，下山的时候，奶奶坐在山石上歇了好几起。太阳已经出来了，那些露珠害羞似地躲了起来。我坐在奶奶身边，拎起被露珠打湿的裤脚儿，使劲儿地抖落着。

“我问奶奶：‘小姑姑好看吗？’奶奶抚摸着我的头，脸上带着柔和的笑，说：‘好看，就像花儿一样。’

“我向向那些在微风中摇曳的花儿。‘丫丫，等有一天奶奶不在了，你能替奶奶常来看小姑姑吗？’奶奶盯着我问。我忙不迭地点头：‘奶奶，我能。’平时在大人的只言片语里，我知道小姑姑在不满18岁时就出了意外。

“我拉着奶奶的手，央求道：‘奶奶，给我讲讲小姑姑的事吧。’奶奶望着远山，脸色凝重，过了许久，她才收回目光。喃喃地说：‘那个冬天总是下雪。’我的思绪跟着奶奶的叙述回到了那个冰天雪地的冬天……

“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农历的小年。一大早，同村的燕子姑姑就来喊我小姑姑去赶集。她们俩打小就好，好的就跟一个人似的，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她们赶集回来的路上天空就飘起了雪花。村头的那条河早就结了厚厚的冰。当她们走到那儿时，不知是谁先想起小时候在冰上玩抽冰尜儿、坐冰车时的情

景，于是，两个人童心大发，跑到冰面，说人像小时候一样，打出溜滑回家。就在两个人在冰上欢声笑语地打打闹闹的那一刻，危险降临了。由于雪花的覆盖，她们根本没有看见冰面上的冰窟窿，滑在前头的燕子姑姑一下子就掉了进去。生死的瞬间，小姑姑跳进冰窟窿，硬生生地把燕子姑姑托举上来，自己却沉入了河底……

“奶奶讲完后，叹了口气，蹒跚地站起身。我盯着奶奶的眼睛看，奶奶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说：‘奶奶现在没有眼泪了，都流干了……’我的眼泪却不由自主地淌了一脸。那一年，我10岁。”

说到这里，大姐停了下来。桌上咖啡早已没有了热气。

“我没有动，还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她说：‘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见我点头，她说：“是的，在我小姑姑出事不久，燕子姑姑就远走他乡了，多少年都没再回来过。”

大姐端起咖啡，喝了一小口，说：“这么多年，无论我在哪里，每一年我都会抽出时间回来看看小姑姑。”

见大姐没有动，我隐隐约约觉得故事还没有完。真的不出我所料，大姐把身子往椅背上靠了靠。她说：“你知道吗？后来，不，就是去年，你猜在我小姑姑的墓前我看见了谁？”

我脱口而出：“燕子姑姑！”

大姐点了点头。

“那天，我刚穿过那片树林，远远地，就看见姑姑的墓碑前坐着一位白发老人。我停下脚步，下意识地摸了摸身上的东西，如释重负般地舒了口气。奶奶临终前曾拽着我的手，把一包东西交给我，嘱咐我：‘等见到她，把这还给她，告诉她，我从来没有怪过她……’

“奶奶交给我的是一个蓝布包，里面是一沓钱。钱是那些年远在他乡的燕子姑姑陆陆续续寄给奶奶的。奶奶一分钱都没有花，原封不动地包了起来。

“我攥紧手里的布包，走过去，冲老人轻轻地喊了一声，燕子姑姑！”

绣莲的日子

李海燕

儿子在前边走，绣莲抱着孩子跟在后面。从前门到大门口，不过十五米，绣莲却觉得脚下像坠了铅，每一步都被地面扯着，走得格外吃力。孩子离开绣莲怀抱时，哭了，绣莲也默默掉了眼泪，她强忍着没出声，儿子带着孩子要赶很远的路呢。

载着儿子和孙子的车，徐徐离去，直到不见了踪影，绣莲失魂落魄地往院子里走。秋风刮得紧，吹散了这个院子里积攒了三年的热闹和温度。回到屋子里，绣莲的眼睛落在墙上男人的遗照上，眼泪哪里啪啦地掉下来，忍了好久的哭声释放了出来。

绣莲的男人是被肺子上那个毒东西带走的，走那年，才49岁。临终前，男人不舍地看着绣莲，用微弱的声音说，你不用害怕，我在天上看着你。

绣莲是那种依赖男人才活得好的女人，她胆子小，怕老鼠、怕蛇，怕各种各样的虫子，更怕黑夜。绣莲生有两儿一女，三个孩子长大后，像被风刮走的蒲公英种子，相继飘去了京城。先是大儿子去京城学美发，三年学成做了师傅后，带走了老二。女儿小，绣莲有心把小棉袄留在身边，女儿说绣莲偏心，放走了两个儿子去见识外面的大世界，偏把她留在这个山村里。绣莲最后也放了手。

三个孩子给父亲上完头七坟，都回了京城。绣莲的日子一下子空了，空得她六神无主。白天她坐在屋子里发呆，晚上她亮着屋子里所有的灯，趴在窗台上看天空上的星星。星星有明亮的，也有暗淡的。自己的男人很普通，不是最亮的星，绣莲就在那些微微发光的星星里寻找。每天晚上，绣莲都会找到一颗听她说话就会眨眼睛的星星。绣莲一说就是半宿，把她和男人将近30年的日子说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困倒为止。

那年的秋收开始了，人们开始忙秋，绣莲还浑浑噩噩地活着，直到一场秋雨来袭。

男人的墓地在北山顶上，是整个村庄的制高点，被雨水淋湿的绣莲，看到光秃秃的大地上孤零零地站着的一片枯黄的玉米，才如梦初醒，她对自己说，我的日子还得过去去呀。

雨停了，绣莲拿着镰刀，推着手推车，拖着轻飘飘的身子进了玉米地。她一趟又一趟地割，一车又一车地运，20天后，一垅地的玉米终于整整齐齐堆进了院子。劳作填满了绣莲心里的空，吃饭也香了，睡觉也香了。

以后的每个日子，绣莲都忙得脚不沾地，割草喂猪，剜野菜喂鸡，上山拾柴暖炕，村里红白事情上，最忙碌的那个人准是她……绣莲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手掌结了厚厚的一层老茧，从一个柔弱的女人变成了女汉子。绣莲临睡前还会与天上的男人说几句话，让男人别惦记她，她会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绣莲52岁了，大儿子谈恋爱了，俩人打算在京城打拼买房子，有房子以后再结婚，不料，女友意外怀孕了。

听儿子说他们不打算要这个孩子，绣莲佯装自己上山拾柴摔断了腿，孩子们匆匆赶回，绣莲给大儿子与女友办了订婚仪式，让儿媳把孩子生下来，孩子由她来带。

儿媳坐完月子就回京城了，绣莲从此扎进了带娃的日子里，换尿布、温奶粉、做辅食……忙得脚不沾地，连喘口气的工夫都少。日子在绣莲的辛苦且快乐中，走过三年，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儿子儿媳决定把孩子接到身边上幼儿园，大儿子让绣莲也跟着去。她思量再三，最后拒绝了，她有自己日子过，不想去干扰儿子的生活。

小孙子走了，绣莲的日子又空了，她的日子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让劳累变成缓解思念的解药。晚上绣莲趴在窗台上跟天上的男人说会儿话，再通过视频看看小孙子，东家有事去帮忙，西家有事也少不了她。

腊月二十四那天，村中一个老人去世了。出殡那天，风大得能把人刮走，老人的老伴儿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一定要跟着去墓地，好多人都拦着，绣莲说，让她去吧，我护着她。从头至尾，绣莲全程护着老人。人们散去后，老人找不到老伴儿，急得哭了起来。绣莲的父母已不在人世，看着孤苦无依的老人，心里酸得不行。她牵着老人的手，说带她去找老伴儿。绣莲把老人领回了自己的家。

腊月二十八逢农贸大集，绣莲去集市买了各种年货。除夕那天，绣莲做了一桌子年夜饭，和老人一起过除夕。

绣莲原想过完元宵节，把老人送回去。可老人越来越依恋她，连睡觉都拽着她的手。绣莲请来村中几位有威望的老人和村干部，让大家做证，她认老人做了干妈，一个头磕在地上，她给干妈养老送终。

绣莲把干妈留家里伺候，每天挽着她她拾掇得干干净净的老人，在院子里晒太阳，到邻居家串门子。干妈有时候拉着绣莲的手，喊她妮子，那是老人这辈子生的唯一的孩子，三岁那年夭折了。绣莲也不去纠正，轻声细语地应着。

绣莲的三个孩子孝顺，每个月都给绣莲打生活费，一人一千元，绣莲不愁吃不愁穿，只是不能像村里其他女人那样，凑在一起打打牌，搭伴儿去城里逛逛街。村里人都不理解，说绣莲放着省心的日子不过，偏要伺候个失智的老太太，既没家产可图，又费心力，图啥呢。